

个人的活着

(代序)

冯秋子

我理解 ,这部散文选集 ,应从尊重世间最基本的原素做起 ,即尊重人的心向和思考 ,尊重已经发生的事件 ,站在每个生命中“事件”的最本质的地方 ,面对它。

人能够怎么样呢 ? 个人与个人 ,在面对自己世界的时候 ,会有哪些不同呢 ?

在消逝的许多日子里 ,人与事件一直在各自不可逆转的运行轨道里抵抗、融和、牺牲、消解 ,在那些“曾经的过程”里 ,每个人的活着 ,都显出不同 ,显出人的意义 ,显出事件给予人、人赋予事件的内质和涵量。我能够做的就是 ,从所选择的不同作品的各方角度出发 ,引领读者进入写作者所能抵达的相对的精神、情感的高度 ;尽可能是一些不同地域、文化、民族形态下生长的作者 ,携带不同的生存气息 ,而做的是最为诚实、素朴、生动的摹写 ,他们的发现 ,装载和表达 ,对于阅读者来说须是独特的 ,有益的 ,尊重的。通过作品 ,看到历史 ,看到社会环境 ,看到每一个人的真实情状 ;以事件展示人 ,以人及其内存的世界 ,人思想社会和人性 的艰难过程 ,反映纷杂世事 ,使这些既有文学质地 ,又有超越的思维和个人的表达 ,印染更多读到它们的人 ,使文学与人的意义 ,为更多人所意识 ,所信任 ,使人和他们的生活受到鼓励。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的许多上佳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

在 ,是散文文体非常重要的整理、创造时期 ,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生命意义和社会历史的热切和探究 ,严肃、反思、廓清、恪守 ,几乎是这一时期自觉的使命。许多作家坚持把最简约、诚实的心性创造交还于人 ,写出了一生中、乃至当代散文史中非常重要的作品 ,将散文的品格 ,重新搁于偏伪失真多时终于回归的位置。他们埋伏在自己的生活中 ,埋伏在一个高度上 ,容纳着自己 ,也容纳着他人 ,深刻体恤存在本身 ,在有限的时空中 ,使个人的心的世界尽可能地博大 ,使人的知觉力在理性的思维掘进中 ,在心灵的悲悯和幡然忏悔中再度伸延 ,于是理智之光 ,人性之光 ,穿越岁月的沉重 ,从四面照射过来。使得阅读和写作 ,读者和作者 ,成为有机的、互为开启的连结 ,在痛快淋漓地给予以后 ,相互获得力气 ,把具体的日子接续下去。散文写作队伍中 ,各种年龄层面都有先行者 ,他们的出色创造 ,像光一样照亮过人 ,照亮过活着的人们的天空。

散文与读者的大幅度洽合 ,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确曾滋生过局部范围的肿胀、松懈和铺张 ,在恣意、矫饰、玄虚、纵情、炫鬻、腐朽方面 ,散文与别种文学体裁一样 ,不可避免地迈出了未加节制的脚步。这在庞然和发展的中国 ,是精神区域开垦时的喋血代价吗?人口众多 ,困境异常 ,每一个人起身走自己的路 ,心底的意欲、意识、意志 ,受到了什么蛊惑 ,发生什么样的冲动 ,决定了选择不同的路面或者方向。比较起来 ,文学写作者的数目已经有限 ,写得好与不好 ,是不是到位 ,都是每个人力所能及去做与文学或接近或终不能够接近的事。只要人们珍重表达的权利 ,只要没落形态未将“以人的方式”写作的理想湮没 ,只要世间存在纯正的鉴赏 ,就没到悲观的地步。

文学的眼光怎样一种程度叫大 ,怎样一种程度是小?我想不会是单纯的文学手段规范了文学的成色 ,是它的行为 ,是注入其中的人的内心的经纬规定了文学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 ,没有使

用哪种形式写作方是高下的律则,没有城和乡、内地和边区孰占优势孰显劣势的差池,没有哪一种外化的因素能够使得文学写作更为高尚或者卑俗。写作者一律平等地,站在真实世界里,面对人的存在,面对“个人的活着”。世事的难度,心灵的难度,发现的难度,建设与和谐的难度,需要生长新的力量去思量、再去思量,这一切劳动,均源于觉悟,源于心灵结构方面的准备和吐纳,其实,每个努力的人都体会过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在什么样的轨道上,自己思想的极限会停留在哪里。由是,土地生长的可能性,全在看见土地的人的生长的可能性,全在人发现土地更大的深度和力量。人在往前迈步,希望就在田野上。

作为选编者,我希望土地的颜色不同,希望劳动者的视点不同,行进方向不同,但却把他们最深重的心力放在那片土地上……诚如,马丽华深感西藏土地上奇缺那种不囿于宗教,而将科学、理性作为精神支撑的知识分子,便用心端详更敦群培,那位目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现状,离经叛道的思想者;一个披戴着锁链的舞蹈者,一个在思想的边际踽踽独行者,一个为追寻光明早早起身的行路者,并且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猝然仆地的那个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真心实意和客观,也比较彻底,是季羨林先生所做的一件对前人,对今人,也对后人负责任的功德之事。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能够说的话,他的努力连接了许多代渴念真理、翘首等待学理的人。读到这篇作品的三年时间里,人们体会到说出心里话的不易和重要。张中行先生写的《伤哉贫也》,与铺排与表演,把一丁点东西无限制地浸泡放大的写作截然不同,他是把一大抱东西,缩放在一丁点体积里,每一个字都是结实的,质朴的,诚挚、公允和警醒的,而每一个字竟都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容量涵盖了文学的理性真义,可谓洗净铅华的凌

冽辉煌。读梅志女士的回忆录,知人类文明蕴积的无限美好的知识女子,有怎样的力量,担负苦难,顺应人性,在每一天,每一时刻里,与另一强悍刚正的灵魂,共度屈辱、孤独、悲抑,而永存着生的信念。梅志女士之于生存,之于文学,都是创造性的。当我们置身在先辈仁人曾经的残酷处境时,不要忘记梅志女士回忆过去时日的同时,也写出了人本身。她的温良、宽广的教养,和诚实、朴素、善解人意,闪耀出灵魂深处的光泽,无意中为文学增添了巨大的人性的魅力,这是双重的贡献……

筱敏的《起风》、一平的《去奥斯维辛》、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潘旭澜的《“天堂”的妇女》、林贤治的《灰灰》、苇岸的《我与梭罗》、邵燕祥的《闲话样板戏》、张承志的《二十八年的额吉》、王小泥的《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王小波的《积极的结论》、叶广芩的《旧家拆迁杂感》、西川的《难以描述的旅行》、高叶梅的《心灵的朝拜》、刘焯园的《我的兄弟摇死在路上》等许多作品,显示出岁月磨砺的坚韧踪迹,已然自觉拉开了与世界的距离,世界上的人和事,在那些作品中,呈现出原本的底色,不加人为虚饰、矫枉,不有功用目的诱惑,只是直视与记录,思考与传达,而人的发现和体味直通到里边的地方,在艰难中发酵、升腾,穿过了无奇不有的大,回顾到可感、可触的具体真实。作品中,能够回头的和不能够回头的东西,那些不得不如此的命脉归依,那些灵魂的纯粹的质地,又展开一个更加宽敞的世界,那是意义深远的现实,是超载理想的存在。并且,老一辈作家与后来者,在表达人道的深义上,在反省过往人性的繁复上,在守护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上,已然衔接起来。这些不吝学养的篇章,表露着写作的质量和人的质量,那些能够和应该延续下来的内容,全在每个读者各自的取舍中。

编选过程,我常想少数民族作家,过去读到过的,和现在再找
— 源 —

来读的,仍然吸引我,他们写作文字,是心里推动着往前走,依据富有灵性的质感,促动人的叙述,从里往外渗漏,如溶洞的水滴,一颗是一颗,凝结在永恒的地方。他们消化生活的韧性、耐力,他们的恒久和超然,使他们虽历经苦难,仍能够诗性地存在,使他们的精神天然地超拔于上。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无视规范,摒弃人为演算,让文学与心灵愿望融和一体,活着与死去,本就是文学,像呼吸生命和死亡的气息一样,在他们心里慈悲地、神圣地涌流。如果不去表达,他们呆在自己的地方,沉默地劳动,或是冥想,也会是那样一种丰饶的状态,承担一个世界在胸垒,而沉静地融化它们在黑白时日里。表达和不表达,有什么不同呢,散文和他们的活着更是一样的意义。读高叶梅、叶广芩、张承志、牛汉、加央西热、鲍尔吉·原野、萨娜、席慕蓉、苏华、石舒清等,恰如意料之外的步伐,踏进旷野,人彻底,天地无有遮拦,天明以后留下铁骨一般的脚印,杜拉尔·梅、苏莉,她们写了儿子和父亲,莫如说更深刻地写出了少数民族女性多重的人性宽厚的意寓。承担了苦难的杜拉尔·梅,像草原上耐寒的女人,在风沙里操持,无声无息,不停下手。苏莉写信时说:为什么选《摇曳的午后》呢?她一点也不喜欢那时的自己。“现在回到头去读,有点觉得我对痛苦的父亲远远不够宽容和理解,总在那里自私地抱怨他。”选择此篇,是因为苏莉写了最直接真实的感受,写出了多重匿藏,不是常态里的怀念文章,不是掩蔽和加工后的表现,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经过埋葬以后,写作者和阅读者在岁月流逝中可能有的稀罕的再生,事实上,苏莉和我们确亦了望到了更多。

还有几位别类艺术家,吴文光、赵小源、田戈兵、文慧以及本是诗人近年参与制作纪录片的加央西热进入本书。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按照理想生活着,一点点地实践着,坚守信念,百折不挠。他们中的几位,本就有出色的文学功底,一边做着自己的艺术实

验,一边写作。他们带进来的别种直接体验,富有生命的张力,对于创作本身,自有互相借鉴的意义。

这本选集的时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辑十多年间,叙述人和事件的优异的散文创作。我尽力做一些记忆、拾遗和警省的工作,作为以往选本里的一些补充。因之所选作品,都是通过直接阅读得来。希望以作品能否提供新的思维映照的价值取舍,而不以作者的声名大小取舍,即只对作品,不对人,体现选编者与出版者的严肃、涵纳、意趣、品位。但这肯定也是一种缺漏着的选本,除有些好作品因技术原因不能够如愿收入外,个人阅读范围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遗憾之处。期盼有更好的阅读,和推动阅读的选本出现。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五日

目摇录

摇第一辑 山顶上的风

猿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轹 季羨林

员缘摇出狱琐记 轹 摇志

圆缘摇伤哉贫也 轹 中行

圆缘摇起风 轹 摇敏

猿缘摇埋葬 永远的沉重 轹 摇汉

猿缘摇“天堂”的妇女 轹 旭澜

源缘摇去奥斯维辛 轹 摇平

缘缘摇闲话样板戏 轹 燕祥

缘缘摇病隙碎笔(六·节选) 轹 铁生

远缘摇灰灰 轹 贤治

愿缘摇我与梭罗 轹 摇岸

愿缘摇心灵的朝拜 轹 叶梅

怨缘摇积极的结论 轹 小波

员园缘摇二十八年的额吉 轹 承志

员园缘摇难以描述的旅行 轹 摇川

员员缘摇我的兄弟 死在路上 轹 烨园

员员缘摇黄秋耘相信眼泪 轹 摇纲

员员缘摇道德主义者的悲喜剧——廷杖与肉腊 轹 振钟

员缘瑶特立而独行(节选)轵开林
员园瑶王府大街 迈原号 轵瑶达
员愿瑶林徽因在李庄 轵永明
员愿瑶籍贯或老家 轵瑶华
员明瑶心中的怒火 轵尔乐朝克图
员愿瑶舍楞其人 轵增泉
员愿瑶当春天的音讯即将抵达 轵丽华
员愿瑶拉萨跪娘 轵宗仁
员愿瑶天翻地覆时 轵敬泽
员愿瑶出入山河 轵瑶锐
员愿瑶永远的关外 轵瑶素
员愿瑶泥与焰 :个人史(节选) 轵瑶陶

摇第二辑 推磨的人

员缘瑶白音塔拉 我的童话 轵瑶娜
员愿瑶七坛甘草梅 轵瑶梦
员愿瑶我和他 ,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轵小妮
员愿瑶摇曳的午后 轵瑶莉
员愿瑶歌王哈札布 轵慕蓉
猿园瑶酒别 轵鲍尔吉·原野
猿愿瑶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轵曾祺
猿愿瑶养鸟者语 轵瑶园
猿愿瑶正午的蜜蜂 轵老瑶愚
猿愿瑶安息 轵斤澜
猿缘瑶烟雾里的一页 轵瑶君
猿缘瑶寄至何方 轵一鸾

猿愚摇旧家拆迁杂感 辘广苓
猿愚摇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 辘摇晓
猿愚摇我和母亲之间(节选) 辘摇慧
猿愚摇皮娜·鲍什的作品和她的微笑 辘文摇慧
猿愚摇皮娜·鲍什以及和我们有关 辘吴文光
猿愚摇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辘秋子
猿愚摇混在《生育报告》里 辘戈兵
猿愚摇美丽的故事,或者感伤 辘小源
猿愚摇帕拉的两个牧人 辘央西热
源愚摇故人冰冰 辘摇耀
源源摇在天堂里游泳 辘敬亚
源源摇安生的房子 辘拉尔·梅
源源摇牲灵(节选) 辘佩红
源源摇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 辘小蕙
源愚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 辘元举
源愚摇城里的姨妈 辘摇罗
源愚摇往事 辘舒清
源愚摇勇敢者 辘玉茹
源愚摇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 辘亮程
源愚摇天才之境 辘摇柯
源愚摇黑色交响 辘立勤

第一辑 山顶上的风

蔡崇圆 蔡崇圆 蔡崇圆 蔡崇圆 蔡崇圆

季羨林

摇摇季羨林 男 ,一九一一年生 ,山东清平人。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曾任中学国文教师 ,一九三五年赴德国留学 ,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及中亚古代语文 ,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一九四六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 ,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全国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全国第六届人大常委。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天竺心影》《郎润集》《季羨林散文集》《季羨林选集》 ;专著《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九四九年~~ ~~原~~ ~~一九四九年~~印度民族起义》《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译著《短筒小说集》《伏哩婆湿》《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等。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 ,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 ,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 ,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 ,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 ,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 ,而且 ,不但不惶惶 ,在人们的内心中 ,有的非常殷切 ,有的还有点狐疑 ,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 ,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 ,聚集在沙滩子民堂中 ,举行庆

人间

个人的活着

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在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

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难道这不是天

人间

个人的活着

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

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子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扬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

人间

：个人的活着

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道，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羨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

是 ,我们不应忘记 ,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 ,在他的心目中 ,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 ,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 终极真理 ”。而世界上所有的“ 主义 ”都与“ 终极真理 ”相似 ,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 ,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 ,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 ,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 ,比如“ 沈崇事件 ”、反饥饿反迫害等等 ,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 ,适之先生焉能不知 !但是 ,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 ,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 ,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 ,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 ,为了同样的目的 ,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 ,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 ,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 :“ 晚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 ,希望他不要走 ,北平解放后 ,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 ,含笑对那个学生说 :“ 人家信任我吗 ?“ 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 ,怒发冲冠 ,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 ,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 ,誉满士林。我觉得 ,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 ,一个怪圈中 :一方面是学术研究 ,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 ,空惚奔波 ,作为一个“ 过河卒子 ” ,勇往直前。我不知道 ,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认为 ,这个怪圈确实存在 ,而且十分严重。那么 ,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 ,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 ,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 ,说不好听一点 ,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